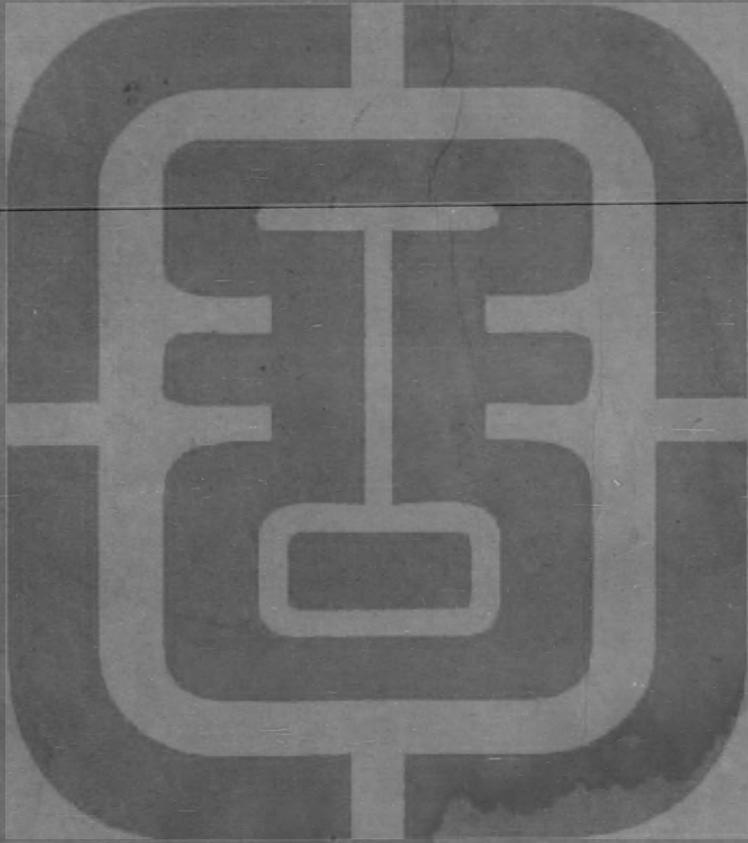


明世學山

草



文脉卷一

海鹽沂陽王文祿世廉

文脉總論

一元清明之氣昇於心以時洩宣名之曰文文之脉  
蘊于冲穆之密行於法象之昭根心之靈宰氣之機  
先天無始後天無終譬山水焉發源于崑崙也譬星  
宿焉稟耀于日也譬榮衛焉包絡於心也是謂之脉  
未嘗絕也粵開闢而文顯義農黃學肇造文原唐虞  
都俞賡歌亮采文之一大聚也是謂文脉之泰文王  
拘美演易彖武王伐商告武成箕子釋縲矢範疇姬  
公返東詠幽雅又文之一大聚也周末孔子生侯甸

轍環杏壇鐸振雲從多士兩化譽髦修六經著魯論  
祖帝謨立師極又文之一大聚也孟子繼出崇純王  
之正斥雜霸之偏紹三聖之微闡七篇之述又文之  
一大聚也由是渙漫無紀九流七略之學興焉陽程  
巨賈亦知文賢致客衍呂覽之纂文之一聚于私室  
也荆楚小邦且展文規屈宋創騷些之摛文之一聚  
於夷方也荀卿執信不精訓迪匪徒李斯勸秦坑焚  
文之大厄也是謂文脉之否壁藏塚瘞腹記口傳豈  
能盡焚哉炎漢除挾書之律增寫書之官遣求書之  
輜廣獻書之路石渠天祿虎觀蘭臺群萃英儒表章

聖學別有蒐園之藪淮南之儲亦文之一大聚也莽  
卓喪亂典籍淪消曹氏父子延鄴下七才倡為黃初  
體亦文之一聚也六朝浮豔江左綺風逸于竹林放  
于塵柄竟陵之招納昭明之選編亦文之一聚也王  
仲淹龍門聿啓函丈彌盈希聖續經匡君陳策又文  
之一聚也唐興太宗右文房杜作輔真觀開元蔚然  
炳乎韓退之友子厚授籍湜湜授之萊無擇無擇授  
之孫樵又文之一聚也五季革命五星纏奎文運重  
光焉周程張朱以窮理歐蘇曾王以達詞金溪橫浦  
以尊性涑水金華以攻史冀方以探數彭永康以諳

學山 文用卷一  
兵勝又文之一大聚也胡元易世宋學猶存容城之  
高標魯齋之弘任草廬之該博鐵崖之漢惠亦文之  
一聚也惟我 大明鼓舞神睿赫濯聲靈劉郁離宋  
潛溪王華川劉簡迪御閣門侍內苑同遊賡和又文  
之一大聚也接一元之文脉指人心之文原美矣至  
矣近若河津白沙一峯有志而未遂空同大復昌穀  
有言而未深陽明甘泉聚矣而未久不若魯鄒河汾  
濂洛關閩之聚也夫文之聚不一也隨時變焉心一  
也是故聖學息而變縱橫縱橫變為經術經術變為  
名節名節變為清談清談變為詩賦詩賦變為學究

明經又變為道學故曰人心圓巧審變爭名若繪粧  
萬模質本完素豈曰某文道某文非道夫脉以貫道  
道原于心迫心溺而氣漓孔子傷之矣惡鄉愿賤鄙  
夫進狂狷也夫狂狷澄清明之氣能延文脉者也鄉  
愿習威容而滅質鄙夫耽利欲而違忠濁清明之氣  
斬文脉者也噫文初生也猶人初生也初則氣化無  
生有也既乃形化有生有也夫有生有也偶見不生  
曰絕矣曷知人也使偶見文之散與焚也曰文脉絕  
可乎觀心不亾則脉不亾脉不亾則文脉不亾再混  
沌而開闢此脉不亾此心不亾也

夫文也者否泰循環生命世才為宰為輔提酌文衡  
又生為閏餘為導引護留文譜是故六經文原也子  
史集文支也是以析理不六經騁奇清諸子紀事括  
諸史摛辭贍諸集昭明文選文統也恢張經子史也  
選文不法文選豈文乎五季歷元文運極否我明  
出而夷攘夏整泰交否休儲積淳涵篤生多士是宜  
我明之文越宋駕唐超秦軼漢作配三代矣皇  
陵碑文體用六朝氣雄兩漢文華也實見六朝後不  
足法也夫六朝之文風骨雖怯組織甚勞研覃心精  
累積歲月非若後代率意疾書頃刻盈幅皆俚語也

夫惟俚語為文也見文奇者譏曰艱深綺靡之文見  
文俗者誇曰明體適用之文無惟文日卑也是以論  
文者稱兩漢焉不特近古取士善也射策獻賦宜文  
之古也唐詩賦失也淺流為輕薄之文宋經義失也  
滯流為粗畧之文元加古賦雖多博雅之士奈尚夷  
疑夏不能盡取大用之遺待我明用也若唐宋取  
士爭效合式幼習壯成先入主之也匹漢得乎今變  
復古必選歷代之文定其格夫文選尚矣莫及焉選  
諸史之文不可也簡短不華之文刪去可也劉氏廣  
文選選子史之文不可也續文選未選可也遺隋文

學山 文用卷一  
不可也補隋文可也唐文粹遺甚多也宋文鑑取其  
濫也元文類識甚陋也皇明文衡編甚泛也文鑑  
不及紹興後之文文類不及至正後之文文衡多元  
遺儒之文亦程氏未定之選也况文運必積百年後  
興今其時也一倣文選之例增選之自六經後始曰  
戰國先秦文選曰三國文選曰六朝文選曰唐文選  
五代附之曰宋文選曰元文選遼金附之我朝曰  
皇明文選噫人文之成須在位聖人欲請于朝  
聚文學之士成之草莽細臣無由上達如選矣一代  
成歷代之美文運之光乎

周公元聖也易象書詁詩幽風雅頌周禮何文也孔  
子大聖也魯論家語孝經易十翼何文也道德文章  
之大成也故孟子曰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達  
漢唐諸儒文或成章者宋若周子易通太極說張  
子西銘正蒙邵子皇極經世可希經也自外文非漢  
唐道非周孔安聖成章哉

文顯于目也氣為主詩詠于口也聲為主文必體勢  
之壯嚴詩必音調之流轉是故文以載道詩以陶性  
情道在中矣

文之高勝者必命世才自出新機不蹈陳轍用發吾

學山 文册卷一 五 急別  
胸中之蘊槩以文人小之可乎是以不達性命之故  
則文無源而不透不諳經濟之畧則文無實而不揚  
謂之命世驅一世而命之也故曰作者

為文須有文心始可與言文蓋識見高明不染利欲  
若莊周屈平及李太白超然塵外百代無繼之匪文  
難文心難也心或夾雜本失矣詞華曷生哉且為文  
如蚕口抽絲作蠶一聞響則口停而絲腸斷矣使亂  
乃心文焉得妙

楊慈湖曰韓昌黎陳言務去杜少陵語必驚人皆巧  
言也孔子曰巧言鮮仁予因今人尚文引之入道約

其精神以全仁也釋氏且戒綺語况儒哉或曰孔子  
四科列文學何也曰子游子夏傳經明道非虛文也  
曰釋典廣弘明集何綺也曰末流也文勝極矣醫書  
中有天地國脉圖曰氣趨東南文章太盛是亦天地  
一病曰何醫也曰科試行鄉舉里選之法自六經以  
後選歷代之文類成一書餘不焚久轉消矣是謂一  
道德而同風俗也

杜子美曰文章有神陳縉會文筌小譜第一曰澄神  
夫神者性之靈穎無微不透無古無今惟澄神則神  
清不雜又曰鍊氣氣者神氣也惟鍊氣則氣充不撓

劉勰文心雕龍贊曰百齡影徂千載心在文章心精也神氣鍾焉欲不垂世得乎

學稱孟荀文稱韓柳韓法孟柳類荀孟韓氣昌而理顯荀柳氣澀而理晦是以孟韓屬陽故盛行荀柳屬陰則否然荀見偏也支詞無實謂辨士則可孟承孔脉于戰國縱橫間聖學也曷可並荀稱

楚騷禮重曰春蘭兮秋菊長無絕於終古比也夫魂性之神也不生死存亡指二時薦品歌之喻往來化機不息遠遊曰毋滑而寬兮彼將自然一氣孔神兮于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為之先賦也原生夷方學

何所授灼見性真聖之潔也豈沉湘傷生哉特憤世托言遐遁耳揚子雲及騷庶知之稱騷經空矣

司馬子長史記雖纂述成之雄逸跌宕類其為人是以文由性生也孔子論贊曰高山仰止知所宗也晏子論贊曰願為執鞭知所好也是以文高由識高也律書曰子者茲也丑者紐也之類則訓詁而失之鑿矣

為文若織雲花龍鳳之錦經緯縱橫而起伏無定又若河流入中國或隱或見若絕若續而源深長今人恐句不屬字字挨粘無文膽終成時論格格惟司馬子

長才高疎爽得文之妙

或曰後世無孟子七篇何也曰孰養浩然之氣也故曰文以氣為主有塞天地之氣而後有垂世之文或曰文盛世必衰曰非也世衰而後文盛也蓋人才不效用于上而遺棄于下則精神不敷于實行而光彩徒耀于空言惜夫

今誦孔子之言無幾也想當時無可與言故欲無言也言必同心始盡發也門人問對亦淺矣曷能盡發胸中之蘊後之學孔子者代孔子言所未言哉是以文章覺新奇忌勦述

先天後天理一而已學者須悟先天渾然太虛無極也後天始製文字而名色繁自後各就所見立義故孔子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且赤一色也曰紅曰緋曰絳曰頰曰丹曰朱何別乎今乃因名認色求合之庶似也心中無形曷能指執曰性曰情曰意曰息曰念曰慮又何別乎羅整庵作困知記拘泥之若北溪字義然貶斥象山慈湖無垢為禪學昧先天之見也夫禪毀容緇服絕生育迹與華異唐宋大儒貶斥之亦動氣好勝未能無我陸楊張三大儒也用心求孔顏正脉何必同室相攻哉

自一向宗朱子而斥陸子陽明起而扶陸子一向宗  
韓歐而斥六朝五嶽出而尚六朝扶陸子則若楊慈  
湖張無垢王著作李樂庵凡用心于靜功者皆顯矣  
尚六朝則若王楊盧駱沈宋張道濟李太白凡用心  
于華詞者皆顯矣易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此氣運  
之一機也

倉頡制字洩太極之秘六書象形居多如生字從草  
木頭草木之生中尖太極也旁二葉人字二儀也重  
二人仁字四象也果核曰仁生生不息原蘊太極羅  
泌路史發揮與予見同語多奇惜無刻板 卷一完

文脉卷二

海鹽沂陽王文祿世廉

文脉雜論

漢鄭康成已開訓詁之文之端其句也實而健唐韓  
昌黎已開課試之文之端其篇也達而昌歷宋及元  
則訓詁課試之文弱而索是故文之妙者漢得九人  
焉賈誼司馬相如子長揚雄枚乘班固崔駰蔡邕張  
衡是也三國六朝得八人焉曹植禰衡張協陸機劉  
峻江淹庾信劉勰是也唐得七人焉駱賓王王勃陳  
子昂李太白柳宗元李華孫樵是也宋得六人焉李  
覲司馬光蘇洵蘇軾陳無已陳亮是也元得三人焉

學山 文房卷一  
楊維禎陳樵吳萊是也唐文不待昌黎變之元結已變之其失也峭而急宋文不待歐陽變之李觀已變之其得也厚而弘司馬光敘玄陳無已正統論漢格也汪若海麟書奇文哉

李空同曰漢無騷予曰司馬相如長門揚子雲及騷賈誼鵬鳥班昭自悼豈曰無騷曰唐無賦予曰李太白大獵明堂楊炯渾天儀李庾兩都杜甫三大禮李華含元殿柳宗元閔生盧肇海潮孫樵出蜀豈曰無賦曰宋無詩予曰梅聖俞王介甫陳后山朱晦庵謝臯羽擇而誦之豈曰無詩空同詩賦可觀文亦句短

而氣局太質而少華知復古矣體裁則否無大題且見未透

類書若杜佑通典鄭樵通志畧馬端臨文獻通考王應麟玉海甚便考索但通典止天寶通志不及宋通考至宋末玉海繁瑣爾樵譏班固博雅不足且自為史絕司馬遷史記之續見高矣眼學耳學言甚新貶後儒著作法魯論空言為書不悟孔子修身書詩禮樂春秋存歷代之制樵泥度數名物昧性命之微也太博而未約云端臨譏之見通考中後無續編惜也若北堂書抄藝文類聚初學記失之碎太平御覽太

平廣記冊府元龜失之雜呂東萊十七史詳節分三  
國志魏前人入漢空矣呂布傳分亂之非也又入宋  
儒議論削藝文志目錄尤非也孰增定之若一全史  
爲佳也

昭明文選唐初最尚也曰文選濫秀才半至宋廢之  
文日卑矣姚鉉唐文粹欲倣之不能匹也賦多遺柳  
柳賦唐之冠也又遺韓平淮西碑柳乞巧文皇甫湜  
論業篇遺固多矣宋文鑑呂東萊選致語批判甚陋  
也烏可取也表與律詩未精也不及江鈿文海遺固  
多矣紹興後未及選元文類蘇伯修選劉因渡江賦

學辨王惲至元神武頌蠹魚文王柏通鑑托始論遺  
固多矣至正後不及選孰能重選定之以成三代之  
美也噫古之文盛也上倡之若武帝知相如之賦成  
帝知楊雄之賦今儒生亦不能讀在下者曷能文哉  
且選文必須後代選之若昭明文選乃得前代之全  
然兵燹之亂恐不能存也莫若每人各一卷以待續  
增若某朝若干人庶爲得宜

皇明文衡程篁墩作序與目錄未成遺矣後人按目  
錄成之亦多缺文篁墩博學文書實便考索多  
收碑誌序可徵矣不悟經史子集各不同事實勝

者史也選文選集耳棄華而取實豈選文之法乎宋  
潛溪擬晉武平吳頌薛收上秦王平夏鄭頌宋饒歌  
鼓吹曲太乙玄徵記詰皓華文各目童文玉壺軒記  
葦庵述夢文調息解錄戲人申鮮生詞隋室興亡論  
讀宋徽宗本紀一集遺多矣餘可知也必須重選方  
有光于我 明予隨見選錄之賦百二詩三百文五  
百矣但不能多見新集為歎也  
文翰類選淮王命左掌史李伯璵編亂雜無紀不若  
各代是為選也古文辨體海虞吳訥編雖便初學亦  
恐大拘選欠精也

皇明文寶姑蘇楊循吉選首 御製之文君臣同列  
一不可也文以爵叙內閣九卿部屬省郡不及布衣  
若縉紳一覽二不可也 御製文七卷為存實之錄  
諸臣之文皆任己意改之謂之筆削三不可也黃五  
嶽謂予曰何李賦獨高貶其不知賦止取記序數篇  
亦何見也

莊列韓非孫武外淮南子文氣雖雄辭多因襲若見  
獨而辨奇語新而意透王克論衡乎有妙思焉空蔡  
邕私之學進也拆以正理則否

杜子美曰草玄吾豈敢賦或似相如蘇子瞻病玄曰

以艱深之辭文淺近之意朱子曰玄乃諸賦粗變音  
節耳惟王克李覲司馬光有取于玄予謂子雲漢儒  
集大成者遠過荀卿子美知言哉議之淺也

班固典引倣相如封禪子雲美新融活而華但氣稍  
怯冒下數句曰歸功元首將受漢劉又曰先命玄聖  
使綴學立制蓋提起頌漢德為主得作文輕重法况  
孔子生衰周不遇後暴秦坑焚至高祖過魯始祀以  
太牢孝武表章之若天為漢而生漢迎天能用實諸  
儒所未發予悟曰隋生王仲淹以啓唐宋生周程張  
朱以啓我 明天道遠故豫定云夫封禪體促美新

體方典引體圓班彪王命論欠華傅幹王命敘襲彪  
體細弱矣傳遐皇初頌邯鄲淳魏受命述工而氣短  
曹植魏德論德何有也失之簡隋李德林天命論倣  
彪幾植唐陳子昂大周受命頌倣又子雲下也惟  
柳子厚貞符貶斥祥瑞一歸于德佳哉奇也詞則疎  
矣宋羅願帝統我 明解縉帝典法古未盡也晉元  
二代豈乏作者或有作失之不及見邪予嘗著華夏  
澄清撰蓋頌我 明功高萬古與履義匹若天地重  
渾闢然空祚匹天地無疆起結曰帝宰謂此理為渾  
闢主即我 明盡性立極也詞雖未工三年乃成劇

息也

魏晉以來詩多矣獨稱陶詩陶詩過淡不及曹劉之雄謝江之麗然多寓懷之作故誦者慨然有塵外之息唐以詩取士詩盛矣獨稱杜詩杜詩調太重不及陳李之逸王駱之華然多述懷之作故誦者惻然有由中之感二子見道率性言之誠能動物也

李翱復性三書勝韓子原性原道歐陽六一取幽懷賦而棄復性夫復性訓修道之謂教卽自明而誠謂之教與陽明修道說同又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朝聞道夕死可矣與子序楊慈湖覺語同諸儒訓中庸

弗及也幽懷賦格卑而詞嫩豈賦乎六一見陋矣或曰柳子厚之文憤激或曰蘇明允之文縱橫或曰文忌綺麗或曰文忌諷刺或曰文貴渾厚自渾厚之說興則春秋筆削恐傷渾厚矣是以孔子惡鄉愿不意文中亦被鄉愿亂之王子于中曰氣一也今世何事不被鄉愿之害

韓昌黎有志古學但性坦率不究心精邃非柳匹也當時能忘勢且延攬英才籍湜輩尊稱之文名遂盛于唐後歐陽六一好而尊之配孟以已配韓蘇氏父子在歐門下極推尊歐不得不推尊韓是韓又盛于

宋我明宋潛溪原文六經外當讀孟子與韓歐文  
夫惟皆知宗韓則不復知先秦兩漢文故何大復曰  
文靡于隋韓力振之古文之法亡于韓詩溺于陶謝  
力振之古詩之法亡于謝肯哉言乎  
韓昌黎本奇才得節奏疾徐參伍錯綜迴旋照顧八  
面受敵之妙故曰為文必使透入紙背如是則文厚  
而圓矣

歐陽六一典文衡變文體自作原弱欲變入于弱也  
先儒亦曰過豐腴而乏清勁不及孫明復石徂徠之  
簡健予曰歐陽肉多而骨少孫石肉少而骨多曾子

固木篤而欠玲瓏王介甫骨骼而無丰采皆不及蘇  
子瞻之俊逸也

元文稱虞集楊載范梈揭傒斯馬祖常歐陽玄黃潛  
卿柳貫元好問袁桷姚燧固各有可觀馬石田集文  
有漢氣詩有唐音惜無大題也陳樵鹿皮子集抱起  
卓之見而文賦甚奇天台李孝光可也未見全集肝  
江鄒矩徐幾幾集曰徐子類稿詩文亦奇志士也元  
末大亂不顯矩為集序亦佳矩集未見惜也夫人生  
丁世亂客死兵死集燬于烽燹者多矣若柳道傳之  
弱揭曼碩之嫩虞道園學古集多而失之枯也

或曰文章有大家有名家予曰大未嘗無各有名未嘗不大豈以卷帙浩繁為大家篇章簡約為名家是曹子建及不及沈休文矣抑以妍媸備具為大家精美獨高為名家是陳子昂及不及白居易矣論文不必巧分名家大家當以雅俗雄弱別之可也

近世官高科第高即稱文高若布衣雖高文弗稱也左氏素臣春炆傳何高也宋潛溪景濂在前元布衣耳後危素薦之亦不仕潛溪集至正丙申梓行余廷心官高科第高者也當兵亂時東劉彥昂曰景濂宋先生集寄惠為幸蓋不以布衣輕潛溪亦不以官與

科第自恃好學之篤卒成忠節之名也蓋前元取士中場用古賦以故多博雅之士今舉業盛行視古學為棄物矣此世道之一變也

秦漢至今作者多矣不奇則同同則腐不惟不愛且生厭數理因之蕪是以古作各不同若屈宋馬楊漸華而雄班蔡降稍怯矣更變為粗六朝工之組織韓昌黎覺其意不達也反而平且質承之者疎以濟五季弱甚矣歐蘇曾王條暢豪邁而曲折紆徐終亦宋格我明宋劉王方楊李為翰苑應制敷陳則又類怯羅圭峯李空同康對山崔后渠法兩漢先秦云自

學山  
文脈卷三  
是知宗昭明文選也

感哀伯諫郢周單襄公叔時莊辛說楚襄春秋戰國文華矣宋玉答問李斯諫逐客書枚乘七發傅毅連珠賈誼過秦論孔稚圭北山移文後邇相效法精彩炳蔚也夫文也者文也華者也霞天花苑錦章也彼不文爲文自附于古作者豈文乎

秦漢三國六朝作文不苟鑄偉詞不實見擇而存之一人不過數篇心精完而文多傳惟沈隱侯集百餘卷今亦鮮傳後若長慶集懷麓堂稿過多矣是故文集貴精不貴多何李集精選之可也

卷二完

文脈卷三

海鹽沂陽王文祿世廉

文脈新論

御製文集三教論曰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大哉聖見超出宇宙之外是故獨稟全智功高萬古云空文運之重光而真才之旅生也

國初洪武間一格也宋文憲潛溪集四十卷至正初壯年擬古之作漢魏六朝體俱備入我朝老矣筆力漸衰詞格過熟劉文成覆瓿集詩賦豪逸郁離子奇思哉送窮文過昌黎也王忠文華川集學蘇欠俊文訓效七體甚佳子紳繼志集亦可方侯城遜志齋

集綽有東坡之才健逸過王博不及宋  
胡仲申翰與宋潛溪濂同學于吳淵穎同脩元史濂  
授學士子璲中書孫慎序班何顯也翰就金華教以  
故不顯後璲慎戮濂流茂州至夔卒何危也胡仲子  
集衡運皇初并牧慎習諸論學際天人惜不究用其  
鴻哉元亂後田可并舉士可法周漢劉宋典文衡參  
幃幄不言何也

劉迪簡夏尚質集文氣道勁究心經術上書言漢儒  
多分章句破碎五經如建屋而障隔之宋儒詳衍義  
說傳會五經如製衣而補綴之甚當也不雨上書言

思治過亟心火炎元致旱靜以水濟之抱經世大志  
奈早逝也學有淵源嘗私淑吳草廬之門蘇平仲伯  
衡穎濱之裔空同子警說二十八首甚佳朱伯賢右  
白雲集題多擬古是時浙東文獻何盛哉不能悉數  
姑舉槩耳

永樂至成化間與弘治初一格也楊東里學歐陽六一  
更弱矣劉保齋李古穰大類東里李西涯稍加潤  
澤詩尚唐調自西涯始間或有類元音程章墩考索  
甚詳筆力較西涯尤健但無風騷趣二泉一變蒼  
老學史效左氏容春堂集氣格多宗昌黎王震澤句

峻潔篇勢狹乏丰容謫解短解河源考儘母傳法古  
長語紀博有識丘瓊山大學衍義補論斷經濟之畧  
也或曰司成均時科貢士有才學者分題纂成非盡  
出瓊山手羅一峰有東坡之才扶植綱常疏羅浮庵  
記甚佳但未入古格大忠祠文丞相祠陶桓公祠三  
記一格效昌黎廟碑後講學不復攻矣吳匏庵銳志  
宗蘇細弱且少光焰林見素欲奇未奇何燕泉何椒  
丘傳註聿研蔡虛齋張東白性理攸尚桑思玄好古  
不法古特賦有楚聲嘗曰翰林有羅玘吳下有祝允  
明知言哉玘圭峯續集甚古惜應酬作也弘治後文

宗秦漢自主圭峯始允明集五十餘卷黃五嶽曰大游  
賦可匹相如陳白沙詩有天趣門人李承箕大厓集  
陳樂芸傳飄逸有奇氣盧正夫格荷亭辨論獨見哉  
王端毅恕石渠意見見高矣

弘治末至正德一格也李何倡之李空同集刻多矣  
予問黃五嶽曰空同自定不復增損予曰刪之過韓  
柳矣有秦漢風詩魏晉唐兼有之奇才也蔣南泠曰  
剽擬田豫陽曰空疎呂涇野曰止于文詞而未究其  
極予曰空同子八篇氣勁語精二疏忠蓋非志古名  
賢弗能曷輕議哉何大復詩較空同可吟明月篇尤

也九詠七述宣歸賦師問琴論與空同書不讓古作  
但氣薄是以不壽若假數年加沉雄過空同矣  
徐迪功集反反騷崇化論談藝錄重與空同書楚些  
漢魏作也詩句玉潤且鏗然扣哀玉音石熊峯集文  
法漢詩法魏弘德間大臣文傑也王漢陂集文學漢  
而粗詩學杜而放張太微詩調俊亮但才不克孫太  
初漫稿立題多山林逸趣句亦清新年不永未入古  
調鄭少谷文氣促澀詩思太苦蒼老而崛奇學杜也  
邊華泉法古而疎少雋永孟有涯又枯淡矣王浚川  
辨五行識高也慎言雅述發未發多矣文亦歐格賦

乏風騷明月篇與郭价夫論詩書可匹魏晉云  
陽明王公如蘇而圓秀或歎甘泉湛公如歐而壯沉  
或逾究心理學曷律詞林陽明弔屈原賦瘞旅文徐  
昌穀墓志辭爵疏天機沛達莫及也詩唐調寫景絕  
塵見透而思清飄然仙氣甘泉安南賦效孟堅兩都  
賦西征詩序效昌黎淮西碑格物通效新義補四書  
測五經正傳大儒哉揚子折衷取慈湖爲議陽明過  
矣志陽明墓推許之定論也魏莊渠云書精蘊用心  
甚勤贊不發制字本旨借明經世之略非也倉頡去  
今遠甚大小篆秦漢猶有傳未可全非李斯精蘊多

言象形物器形象古今不同云書且缺其五所見有  
限恐未精乎馮洞陽元始判釋三教之微也賈去  
崔后渠洹詞簡而嚴活且道動從提不可以句失也  
躁左氏之變乎無垢曰禪語亂經象山曰禪語亂德  
慈湖曰師心自作白沙曰撥異學之緒陽明曰殆霸  
儒者流沂陽王生曰宣聖沒後不能無偏五公志在  
聖學究心道原後學學其是可也曷貶哉薛西原簡  
后渠曰不用心于內志于文故本原亾而實見少后  
渠服曰誠然洹詞格言甚多尚節氣取人嚴刻貶革  
除齊黃方諸臣曰死國之忠不足贖亾君之罪貶三  
倖功見獨而新成一家言也

楊諸公曰宣德正統間君子有為時乃日與僚嬉燕  
晉書唐律是攻是炫循至己巳北狩庚午易儲丁丑  
倖功見獨而新成一家言也  
羅整庵困知記文句老蒼用心勤勤但拘字義貶象  
山慈湖甚矣夫陸楊二公尊德性者務本也蓋人心  
汨利欲滯見聞非靜養曷見性真是以陽明倡良知  
人心一惺有志者共明之可也今乃比孟子闢告子  
各立門戶以起爭端非明道實晦道也高明監云  
康對山集氣骨疎爽有西漢風張太乙曰編選未精  
也呂涇野集亦學西漢稍緩而怯全刻太冗矣序劉

學山  
氏族譜曰伊川程正叔作家譜官止說書賴與門人  
講學故傳今不磨若紫巖先生翦冠及第累官學士  
至太宰將北轉入相且道大行夫涇野狀元也號知  
道者何重劉輕程劉不知何如人未聞行道也集中  
多慕人爵之詞空同子曰魯論但曰不義而富貴於  
我如浮雲漢以下儒者只言富貴如浮雲過矣此亦  
慕人爵之意由後觀前何者非浮雲二公尚慕空不  
慕者鮮也陝西解元邵昇與康對山同罹誣誤革籍  
予會其弟臬得觀漁防歌四闕清新可吟五泉韓邦  
靖詩亦俊惜皆早逝

揚升庵詩六朝初唐之匹也其言解經不特識義理  
亦當識文體深中後儒解經之失著述甚富勝仕矣  
薛西原詩儼然晉魏初唐人病其翦蓋不知如玉之  
溫潤元夕篇尤妙也熊士選倬詩法杜常評事倫詩  
法李志古而天奪之悲哉

林平厓與張崑崙書古樂府靈樞少谷碑文不下空  
同餘不可句後攻數學文退矣張崑崙集同年友方  
十洲刻不稱其名云曹爰集江暉撰文過奇自名曹  
爰出山海經病時格卑嫩欲變之晦澀而未熟

陸文裕外集該博備考索類說海內集詩文未工周

八厓集取鄭少谷集序存芒文周穎侗集刻削而簡  
促劉梅國崇正堂集廣文選序可也凡集未入古格  
及聞名未見集茲不論集雖梓生存新新未已不敢  
論  
嘉靖年間一格也運值鼎革維新文明全盛周秦漢  
魏六朝初唐盛唐諸體咸備燦然郁乎贊哉興起林  
如也

桂見山奏疏純王之學霍渭厓奏疏經濟之才二公  
早逝天何不憫遺也見山令丹徒永康惠政至今頌  
之渭厓貶陸象山性學未明也張羅山奏疏桓發之

氣久于科第練達已深際遇奇矣年亦不永席元山  
道爽峻嚴類震澤宗陸象山有鳴寃錄廖洞野華而  
堯知天文有玄素子集但類策體且多同耳

高叔嗣蘇門集詩學杜文學漢空同後進有志好古  
惜壽不永集序陳約之作得漢格少年督學卒河南  
有后岡集弟仲嗣不下蘇門曾為嘉郡二守予見壽  
屠漸山太夫人文漢格也屠漸山集逼真兩漢書溫  
雅可愛予同年友王柘湖集詩全盛唐大復之續也  
王雅宜集詩亦俊亮間有初唐調迎春賦效王勃才  
清欠雄負重名妙翰也朱子价稱其有叔度之風表

永之集知體裁矣七稱七擇懲胡二論佳哉詩賦皆  
大題世緯經濟才也蔡林屋集瘦削而未熟  
湖廣曠宗舜才高好古知天文慕玄學有出塵趣弱  
寇解元早卒長沙劉章長才博學氣甚豪俠落乙榜  
授儒官一夕卒洵陽李聯芳妙年高第性敏嗜書終  
日幼學對人曰不登甲榜第一人可耻也盡讀天下  
古今書補之卒于京錢塘錢玄石椿張太華涑予同  
年友也數寄予詩效六朝初唐上進有期惜早卒也  
嗚呼美才而未成章豈特一張光世哉光世有伎陵  
集空同有傳前數子無聞焉惜也噫天下有才無命

而不聞者亦多矣

黃氏集五嶽黃勉之省曾撰章題光偉部次森莊寶  
藏洞開化機丕洩十干為編總百卷文集大成實鮮  
厥儷雄哉予友曷復觀云

海邑自二陸二顧振起三吳吳人多文原出子游代  
罔乏也繼者不源源乎沂陽王生文祿曰古之文也  
簡而質明心也誠也今之文也繁而虛昧心也偽也  
明心也學至而言言必據己昧心也好勝而言言必  
欺人匪心得也試觀之草木華而後實實結而後華  
零文譬華道譬實使未華而墜實未實而去華盍也

學山 文册卷三  
義畫孔述非文哉無文則道曷見也是以因文見道  
道成而文自忘今未見道而先舍文文非文道非道  
故曰考實則無道抽華則無文  
開國肇基祚之極永不過七八百年猶且求師以聽  
其謀畫今欲究天人之秘發為經世之文而垂不朽  
之名弗求師以問學之可乎是以矜高而耻師者罕  
能成大器故曰三王四代惟其師  
一代人文之精神命脉原于創業君心是故倡始之  
效尤之人文日降也惟我大明洗滌夷風若重開闢  
空人文之特盛云  
文脉卷三完

龍興慈記一卷

王生文祿曰自幼聞慈淑母氏言國初遺事予雖  
幼喜聞以故始末甚詳惜歲久多忘也蓋外祖陸  
公源生國初時壽逾耄好學多聞授母氏母氏授  
予予今幾艾母氏違養已十有三秋追書幼聞恍  
然如覩悲哉邈矣忘者曷能盡書邪嘉靖辛亥冬  
十月

泗州有楊家墩墩下有窩熙祖嘗臥其中有二道  
士過指臥處曰若葬此出天子其徒曰何也曰此地  
氣暖試以枯枝栽之十日必生葉呼熙祖起曰汝

聞吾言乎 熙祖佯聾乃以枯枝插之去 熙祖候  
之十日果生葉 熙祖拔去另以枯枝插之二道士  
復來其徒曰葉何不生也曰必此人拔去矣 熙祖  
不能隱道士曰但洩氣非長支傳矣謂曰汝有福歿  
當葬此出天子 熙祖語 仁祖後果得墓墓後土  
自壅為墳半歲陳后孕 太祖皆言此墩有天子氣  
仁祖徙鳳陽生于盱眙縣靈跡鄉方圓丈許至今不  
生草木 仁祖崩 太祖昇至中途風雨大作索斷  
土自壅為墳人言墓九龍頭上系曰嘉靖戊戌春遇  
淞江徐長谷獻忠言與予幼聞合且言曾至 熙祖

陵龍脉發自中條王氣攸萃前潛水成湖作內明堂  
淮河黃河合襟作外明堂淮上九峰揀天為遠案黃  
河西繞元末東開會通河遶之而 聖祖生矣天時  
地理不誣也又言誕時二郎神廟徙去路東數十步  
攜浴于河忽水中浮起紅羅一方取為襦今名紅羅  
幃云

聖祖始誕屋上紅光燭天皇覺寺僧墾見之驚疑回  
祿也明發扣問告以誕請長從游後睿智天縱主僧  
禁縛之塔下口占一詩曰天為羅帳地為氍日月星  
辰伴我眠夜間不敢長伸脚恐踏山河社稷穿系曰

天眷中華篤生大聖風稟混一寰宇志矣伏讀  
宸章恍然開闢維新景象元運安得不迄哉

聖祖幼時與群牧兒戲以車輻版作平天冠以碎版  
作笏令群兒朝之望見儼然王者殺小犢煮食之犢  
尾挿入地誑主者曰陷地裂去矣主者拽尾轉入地  
中真以為陷也埽梵宇以帚擊伽藍像令縮足起待  
我埽卽縮起佛前燭鼠傷責伽藍不管書其背曰發  
去三千里其晚僧夢伽藍辭行曰何也曰當世主遣  
發三千里矣明早僧視伽藍背有字追問之聖祖  
曰戲耳今釋之晚又夢伽藍來謝江淮訛言接新天

子聖祖立于仆碑跌石龜背上墜之石龜行十數  
步系曰聖天子出百靈受命非異也常也有開必  
先哉

聖祖渡江至太平府不惹庵僧問詰不已題詩壁上  
曰腰間寶劔血星星殺盡南蠻百萬兵老僧不識英  
雄漢只管刀刀問姓名僧洗之去題詩旁曰壁上新  
詩不可留欲畱在此鬼神愁慢將法水輕輕洗洗出  
毫光射斗牛後差人密訪錄詩進呈遂不問系曰  
神武英發玉音朗宣剗削不平義之决宥釋細故  
仁之寬

學山  
三

劉伯溫見西湖五色雲起知為天子氣應在東南微服以卦命風鑑遊江湖間密訪之先至會稽王冕家與之閒行竹林中潛令人放砲冕聞響而驚嘆曰膽怯往海昌賈銘家時新建廳堂精潔唾汗之銘出見命拭去嘆曰量小遂往臨淮見人人皆英雄直諒屠販者氣宇亦異買肉討饒卽大砵一塊與之算多王侯賢人命嘆曰天子必在此也不然何從龍者之衆邪晚得 聖祖知真命 天子遂深結納之許定大計後薦聘起者明出之以正也

青田山中有異劉伯溫隱居時日對之坐山忽開石

門進入見石壁上有字曰山為基開取石擊之石門又開進入內有道士枕書臥遂取書看乃兵書也曰明日能熟之吾當授汝明日果熟遂授以兵法少時讀書寺中僧房有一異人每出神去鎖門或一月半月偶有北來使客無房可宿見此空房擊開之曰此人死矣可速焚瘞我住之僧不能禁遂焚之其人神返身已焚無復可生每夜叫呼曰我在何處基知之開窓應曰我在此神卽附之聰明增前數倍天文兵法一覽洞悟竦運為謀臣之冠也

聖祖賜劉誠意一金瓜曰擊門雖有急則擊之一夕

夜將半擊宮門乃洞開重門迎之曰何也曰睡不安  
息 聖上奕碁耳命碁對奕俄頃報太倉災 命駕  
往救劉止之曰且奕 聖祖遽起曰太倉國之命脉  
也不可不救曰請先遣一內使克乘輿往遂如言回  
則內使已斃車中 聖祖驚曰何知以救朕厄曰觀  
軋象有變特來奏聞耳曰何人為謀曰明早朝衣緋  
者是早朝西班中有一臣衣緋命縛之即取袖中懸  
哨鴿放起鴿已死袖中蓋以鴿為號起伏兵也其臣  
姓名忘之劉誠意影神畫中有童子持金瓜隨侍即  
上賜也系曰篤生 聖君允降賢輔湯武伊呂合轍

也皇矣上天惠民哉或疑誠意伯祿米不及忠勤伯  
多殆功少云曰否辟戒祿米以戒括蒼耗稅也 聖  
祖神武惟誠意伯能盡言每稱先生不名後生為可  
輕議哉

刑部尚書開濟聰敏明辨深契 聖心久亦疑之  
聖祖午門見羊倡二句忘之濟續曰昨日方過九月  
九今朝又見兩重陽侍遊後苑 聖祖倡二句曰柿  
子熟綿綿不落待何年諷退也濟續曰因沾恩露重  
寧碎玉堦前 聖祖一夕不睡召濟曰朕欲燕上天  
二十八宿濟曰臣意亦然曰燕何品也曰昂奎用酪

畢用鹿肉醬用根及果參牛用醍醐羊并鬼用粳米  
華和蜜柳用乳糜星用粳米烏麻作糝張用毗羅婆  
果翼用煮熟青黑荳軫用莠稗飯角氏用諸華飯元  
用蜜煮菜荳房用酒肉心危用粳米粥尾用諸果根  
作食箕用尼拘陀皮汁女用烏肉虛用烏荳汁室用  
肉血壁用肉婁用大麥飯并肉胃用粳米烏麻野棗  
列于二十八張金卓上曰何以知至否也曰二十八  
把金椅用二十八纒紅綿剖鬆椅上至則芒頭倒不  
至則芒頭不倒如濟言燕之二十六金椅芒頭倒二  
椅芒頭不倒問曰二宿何不至也濟曰一宿 陛下

一宿臣 聖祖疑曰卿欲做朕不難也後以事見法  
問曰卿聰明絕世錦心繡腹且賢人心有七竅可見  
乎濟曰先剖腹風入無見也先斬後剖五內宛然臨  
刑嘆曰待我了清軍事方可死今死後不能清矣如  
言剖之無見也曰濟死且誘朕真聰明也濟前元儒  
學職以薦起初造天下黃冊不能清問濟濟曰以新  
收次舊管則清矣至今因之我 朝建置多出濟定  
系曰濟有學有養者觀臨刑不亂神完哉天生賢以  
輔世死生不論也或曰何不見幾遠去曰用世才天  
授之也必用之後已曰用之不盡奈何曰彼亦恐不

學山 龍興聖記卷 一  
盡用故不去也曰清軍未完其未盡乎曰大者亦盡矣其未盡留之以待再來耳

武寧達疾亟 聖祖幸其第至榻前問之占二句曰聞說 君王 鑾駕來一花未謝百花開蓋諷待用英賢之衆戀主之息乎執 聖祖手不放 聖祖曰卿欲朕繫掌山河達就榻上扣頭勉 主之忠乎嗚呼君臣始終兩得之矣

聖祖憫常開平遇春無嗣 賜二宮女妻悍不敢御晨起捧盂水盥櫛開平曰好白手遂入 朝去矣至回內出一紅盒啓之乃斷宮女手也開平驚憂後入

朝儀度錯愕 聖祖問之不敢對再三詰曰面色非昔豈謀朕邪開平懼盡吐其實且扣頭曰 聖上憐臣 賜二宮女 恩莫報也今若此有孤 聖恩萬

死莫贖故連日驚憂 聖祖大笑曰再 賜何妨且入宮飲酒解憂外 命力士肢解其妻分賜功臣上寫曰悍嬪之肉開平回不見其妻驚成癩癩又有無嗣功臣若指揮千百戶妻面奏 聖祖求養 聖祖曰你們平日妬悍絕我功臣後嗣可着禮部各給木碗一隻拄杖一條沿功臣門求討作樣系曰雲行雨施每快人意當元末大亂後用重典允哉奉天也觀

此細事垂戒無窮

季巴巴王媽媽者 聖祖微時有恩鄰人也登極後召至 命工部造房與居官其子攜入宮燕之二人直呼 御名而疑曰如何誨我到古廟中來 聖祖笑而不較蓋不知 宮殿之高廣而 帝王之尊嚴也系曰今人一至富貴舊皆忘之豈息圖報惟我聖祖天縱英明不忘人所易忘云

聖祖戰偶失利夜行宿妓館明發語姓名題詩于壁曰二之十古之一左七右七橫山到出得了一是為之士之一皆不能解後生子聞 登極錄壁間詩攜

子奏 聞卽 命工部造府封子為王其嬪不召見詩蓋言王吉婦得子為王系曰欽仰 聖睿非膚淺所能窺也又聞母氏云起兵時微行御女與記後生子合年月日認之多封王亦名養子有封侯者噫衆建親王垂萬世無疆之休

國初頑民竄避緇流收聚數十掘深坑埋身露頂大斧一削去數顆名剷頭會惟一僧削去復生連削連生凡四五次乃釋之併罷斯會系曰佛法之大有如是哉此教不當滅故出此僧以現神異殆佛之轉世歟故 聖祖存之曰陰翊王化云

聖祖遣高僧宗泐拜表上天宮宗泐沐浴俯伏神遊  
三日後返入奏曰天宮所見有胡黨藍黨蓋胡惟庸  
藍玉以二人故牽連戮者十萬人目曰胡藍二黨問  
又何見也曰徐太傅坐龕子中蓋武寧達問又何見  
也曰婁宿現形俄疽發背崩一云 上有疾差使訪  
周顛仙于匡廬天池山顛令遍閱二十八宿躔舍皆  
有人惟一舍空然無人一蛟龍垂首流血顛云此世  
主也又角元宿矣系曰 聖祖盪滌夷腥首開華治  
上天經星降靈亶哉三十餘年太平而上賓焉令人  
切鼎湖之思也噫於昭于天陟降在帝左右云  
一卷完

求志編卷一

沂陽王生文祿曰予童卯時卽肆言志期純王云  
時人目曰狂生漸長而壯志定言罔移忿疾時疾  
若疾在躬鬱瘖慘慨尚晦遵養莫或奮施每有見  
輟書之冊懼遺也觸忌者不敢示人聊此見志爾  
今之仕者為廉為能不過求陞未有實心為民者欲  
天下之治得乎此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  
于至善蓋明德則能照燭民疾苦之態而益切惻怛  
之心視民猶己而救之恐後止至善卽純亦不已蓋  
大學用世大典也明明德親民之始事止至善親民

之終事

三代以上之臣皆為民後世則為名而已為民者蓋鮮也夫為民即以為國為國則涉為名為名則口談為國為民之事假之以彰譽求陞耳噫親民之學不講欲復三代之治可得乎  
為貧而仕欲士務學耳蓋不農不工不商不能存活乃立寬限以全之亦曰舜尊居卑求稱也若飢餓不能出門始受周至此亦鮮矣今未至極貧駕言為貧而仕非為貧也求富也  
子曰不義而富且賢于我如浮雲蓋酌中立極之言

豈特不義富賢堯舜事業亦浮雲過太虛又曰邦有道穀耻也邦無道穀耻也耻也者耻其不稱故不義也由是觀之義之富賢亦鮮矣

有官守者時時求阜民之利除民之害為社稷長久之計不可須臾放過蓋人心好逸樂而易怠荒况居官又便于驕縱必息文王視民如傷之心早起念人之俟我者衆而不可不勤且光景易過及時急立功尤為遲也

今之為官者太自尊大而賢重與民隔絕不肯視為家事是以治不古若苟肯用心每事身親之則不息

而久神明之政出矣

官舡往來江上丁夫牽挽無間風雨寒暑晝夜其乘  
輜馬者役人服事勞苦當思吾何才德以堪然丁夫  
之中果有心事光明無愧天地反有勝吾者是何宐  
也吾偶至此乃時文之偶中耳非才德之勝人如古  
鄉舉里選之法必思所以寵者何為則求所以補寵  
者何事詢民瘼安民生其心不可不汲汲也

為政莫大于兵刑民生莫重于醫是以周官有詢聽  
宥赦之詳無濫刑矣田事講武之預無敗兵矣十全  
十失之察無庸醫矣今大理刑部都察院審錄重囚

用一己之見都督都司揮戶戰敵之多算之謀惠民  
藥局廢而不講奈何能興親民之治也

閣輔欲天下治在諮訪凡出差官俱要所過地方人  
才風俗官吏賢否揭帖待入京時投凡有入京士民  
必虛心諮訪以合多者為公卽明四目達四聰三人  
占則從二人之言也吏部以此法求御史御史以此  
法周知三司府縣則貪者懼而不為廉者舉而有勸  
天下有不向風乎

諫職之賢選也必抱誠直奮不顧身之志又能為委  
曲明暢之疏以動人主之聽否則自取輕之不足信

至論一事貶責一二人無復再言矣苟素養誠直雖死不懼或皆引退必能感悟也宋人以石介狂慝有折檻落裾之事不可為諫職蓋見遠也然孟子曰大人格君心之非孔子曰吾從諷諫乎蓋言者無迹聽者無怒二人之言皆實也

封元後于沙漠是不得已當時惜無人言求前代之後封之以塞元後負固之心况孔子殷人封其後以承湯趙宋之後猶的有存者唐漢恐亦可求舉而封之曠世公天下之大典也

衛所之兵既罷于奔命月糧之費多入官也京營之

兵太半于老羸百萬之名多虛冒也近京之兵更翻入操法善矣殆應故事也是以四輔不可不設武舉不可不重文臣之中當選知兵者為之提督

今戰以民兵為先鋒倣孫子三駟之法夫三駟為久習戰者設一時之詭計也今以不教之兵餌至銳之敵必敗而先判其鋒隨皆奔北雖有勇者亦無如之何也已

是謂棄兵且長不仁之心

試官不刊實錄而自作文則誤閱文出簾宴出題宴五日一大宴三日一小宴甚誤閱文蓋場中閱文之日甚促也初九舉子入場十一始騰進第一場文十

學山 志卷一 四 金  
二第二場出題宴又促矣十五第二場文始騰完二十外三場文始騰完會取卷宴又促矣二十九放榜蓋草榜已定于二十五六在院閱文之日不過半月而飲宴之誤又間之何能得賢况試官未必盡賢是以真才多遺也必減飲宴寬以月日待放榜後得賢補禮可也

時文不足知人必策乃見經濟該博今一切置之弗閱初場取之空策亦中初場不取錦繡策無暇閱矣雖魁元亦多不答策問目之詳若此只須一場足矣安用三場哉此試官不慎選之過也為今之計乞

勅大學士會同吏禮部當科試年分推舉有學行者嚴加考試之其鄉試差官如庚子年鄉會試先期考過以試官文字揭于禮部前為舉子去歲舉人皆知學而治道可舉也

請立一大科于會試之外若鄉會試舞天下之學凡進士舉人歲貢不分已未鄉會試文若漢策元賦以博通今古練達政事中書省長成丑未之正月朝覲官有志者皆得之若鄉會試皆署教三年滿則入翰林院為庶子取之庶平真才輩出也

請復國初薦舉之山林之士得蒙于世則以類而進夫山林之士更世變也多見其類之如斯未必不曰如有用我者豈如斯而已乎况無時進身絕意外慕勤儉自守習以成性一旦舉而用之必感知遇之奇安得不益加惕厲以副朝廷之望以期造福于蒼生而延宗社無疆之休書之史冊必曰是卽堯之揚側陋也皇唐之治復見于今矣

管造運舡大肆侵漁丁稀版簿欲舡堅久不可得也十三把總徒寄空名刻剝尤甚指揮千戶百戶吏書皆肆侵漁欲軍不窮不可得也把總皆畫舡運舡乃

破舡欲米不涸爛不可得也把總舡過歸撥運軍爲助運舡漫不加意欲舡不漂沉不可得也至京費又取于軍矣故兌運多取糧長糧長多取細民民窮起而爲盜盜起必用兵用兵必費財故造舡須堅把總須革軍士須行番休之法須差主事提督河路驗視舡隻可也又差主事數員代把總管發運上納可也又聽三堂考察之科道糾彈之可也運軍例帶隨舡器械每年過淮三堂教閱之常例賞軍銀就教閱時賞之彼得實惠威武因之奮揚如此久習運軍皆精兵也矣至往年流賊劫掠焚燒之禍哉竊見河道通

塞不常臨清德州去邊實近不可不講海運之法以防意外之虞也

律令國朝之大法今增條例則濫矣每三歲大讞獄御史于科場畢日卽畱在場執事守令推官通判之廉明者盡心覆勘其情罪務求生道以定決之則無寬矣

凡厥官上殺人則抵死正也今有刑杖不如法之律宥之是以縱其惡而殺人無憚也且因之橫索賄賂民懼死者有不傾家與之乎其不去而為盜鮮矣民生何由安哉不可不禁也

律令有曰行軍止許對陣斬首不許搜山斬首今世則搜山斬平人為功矣而不知對陣後凱捷時途中遇平人則斬之又何驗也是以必得仁智之將可以語此

王道以教為先後世養而已矣或養亦未足也有一人焉善治生致富子孫不知禮義則日入驕侈而至破家有一人焉隆師親友而一惟謙光則能保其富周作之永可徵矣國初徵聘賢士授以教職若胡翰徐一夔就本地為之甚善也近用老耄歲貢荒疎舉人何能教哉且太學者賢士之關堂官者師模之職

也或縣令犯贓送改或教官歲久陞任朝暮一揖而散畧無師生講解之實今必擇經明行修進士任學校太學教職有功卽擢翰林科道如能行之則真才出矣

革借關之弊以蘇驛遞夫役之苦夫驛遞關文止有行人司或馳檄致仕其餘皆出京官員或買兵部走差人役關文入京官員或討都布按三司走差人役關文是謂借關若走差人役經過驛遞夫役甚省供億甚簿若官員借之夫役甚多供億甚厚其隨路需索有趕牽錢有堂羅錢有見面錢有折夫錢甚至祈

寒剝去夫役衣服赤身牽挽甚苦也其錢糧驛遞甚多特夫役可憐耳請制爲令凡借關者以盜符律論革職流徙則驛遞錢糧可查以克國用而沿途人民亦少安逸矣若蘇松常鎮杭嘉湖水次不許多造舡隻庶免鄉官討擾馬驛驛丞橫索馬戶尤宜禁也

守令之法必察知故曰知縣知府通一縣一府周知之也初至地方示以受狀日期若人君之始元民心淨洗無一毫作偽乃屏左右一一訪問且戒曰若一妄言先按狀治之其都畝中人卽註狀上曰某富某貧某善某惡某賢某不賢某土豪某積奸某民害審

問親筆錄出一冊以憑再訪謁文廟畢拜教官士夫諸生請教且示月考期經書論策四篇給燭盡所長策問興華利弊斟酌舉行後必告示曰惡能自新者不問外餘或告發重治戒一勸百其善者鄉飲請之敦拜之以申旌別淑慝之風

三年大比 朝廷期望甚深費用甚廣得人或鮮也今須重第三場策以時務為問不許掇拾陳腐舊套必須經濟嘉猷為上第一倣漢策庶可得人也夫時務為問則人人講求必有高出意表之見預熟胸中它時臨事不眩也况研思時務久久愈精必能練達

國體學究天人賈董之才出矣

今世文重而武輕武舉不能精選莫若召募天下有勇力及謀畧者郡縣給以路費詣 闕廷選竟團營固京師守禦

北直隸遼陝雲貴四川丁絕不必清勾只將附近衛所該解補遠方者收補之所謂兩便且免無辜里甲解送之苦也

四川雲貴廣西廣東皆前代中州士大夫貶所今學諭教授訓導倉場大使巡檢之類亦或遠任多沒或創籍不歸甚可憫也國初若天台徐一夔為衢州教

學山 卷一  
授金華胡翰為嚴州教授本省隣府耳近若吳江趙寬為浙江提學崑山周用為浙江參政紹興司馬聖為南直隸提學御史皆無僨事且四川雲貴廣西廣東皆有相鄰省府互相仕宦風土宜也

北京密切狄境近輔之城少雖曰大同北輔易州西輔永平東輔臨清南輔甚遠也東南通州二城矣東大寧已廢移于保定矣宜東直門外五十里上築一城如通州為近京東北之輔西北因上陵築沙河城矣西南良鄉北界築一城如沙河為近京西南之輔實設險一助也范仲淹請修京城立四輔慮遠哉立

文莊注意于此有志之臣也臨清出紫荆關甚近宜設重鎮控之可也

大造黃冊年田在一都者造註一都不許過都開除洪武四年冊可查餘都倣此立法嚴整各歸原都則凶荒可驗殷實可定糧里長默寓井田法人皆不敢跨越數都立戶無貧富不均都也今田在一都提入八九等都亂而無紀曷稽哉更令私相勸率田十畝者外出田一畝百畝者十畝千畝者百畝用幫糧里長解辦費立戶名曰助役田其田臨均徭時止定銀差以助義舉則和睦之風頓生而生民樂業矣

用兵之道謀算教戒孫吳二子百將傳備矣觸類長  
之用不窮也得士心為要非利莫結之非明莫體之  
其驍雄之士拔而推以腹心朝廷賞賚悉分之不  
留一絲是以惠感畧去崇高之勢下詢相體與同甘  
苦是以情感陰用有謀者渾行伍中察賢卽拔之不  
使有遺是以知感于是立敢死之隊凡有父母而獨  
子未嗣者不在選中果有敢死之志者必先處恤其  
家斷然以許國為期則人心奮激有不戰戰必勝矣  
故曰一鼓作氣又曰置之死地而後生此之謂也為  
將念之哉保國全軍不可緩也

卷一完

文昌旅語卷一

傳曰古者于旅也語夫旅衆也衆聚不容無語相  
成也法兌麗澤嘉靖戊申季冬朔廣呂約會文昌  
祠凡十有一人衆矣聚而語語而紀紀而成秩題  
曰文昌旅語姓名見語中沂陽王文祿秉筆紀之  
乃僭引云

兩山徐子梗曰秋間子遊張公洞勝槩請悉言之沂  
陽王子文祿曰山半一竅秉火入穹窿敞豁由暗達  
明如重窰石白如玉其底石板稜層如斧鑿下其上  
有石膏流結為柱為人掌人形北上一竅由山頂出

天光照云兩山子曰山阜厚也曷奇巧如斯謙謙仇  
子俊卿曰開闢初土石相擁而成山洪流盪激沙土  
汨去如癰腫既潰惟石窿然獨存仰屋胡子憲仲曰  
花瓣之齊色香之備皆化工之巧沂陽子曰山譬人  
骨土譬人肉骨中皆空則凡山皆空特無竅可入見  
其阜厚耳石膏鐘乳不猶骨髓乎

謙謙子曰嘉靖初年漁人于茗溪中網得一石圓大  
如鵝子內鏗然有聲擊碎之有銅牌一方上刻宣聖  
二字東沙劉子熠曰其殆前次開闢有此牌渾沌之  
時灰砂滾而包裹之者乎

少豐顧子嘗曰客有自雲中來者云咸遠有一男子  
嘗習飛狀遽飛去不復返陽和有一女子年可十六  
七忽化為男此何異也兩山子曰此陰陽失調所致  
也男陽道也而能飛陽失節也女陰道也而化男陰  
氣縱也陽失節故佚而不寧陰氣縱故變而為幻氣  
化不得其樂理固然耳少豐子曰然則冀北之山坵  
地震冬月而龍見雷鳴亦陰陽失調之故與兩山子  
曰山與地皆靜物也理宜貞以安而坵且震焉是陰  
精不固龍與雷皆動象也冬空閉以蟄而且鳴焉是  
陽精不藏陽陰之精不固不藏是發天地之房

謙謙子曰近日海寇剽掠為患倏來忽去備之無餘  
力攻之無定形何以保東南民社而安室家也東沙  
子曰聞諸洪武永樂間倭夷數犯而莫禦今惟漳寇  
耳且勅巡撫嚴督之是以激而變生欲弭之請考前  
之無寇者何謹微以防漸不必過嚴不治治之而寇  
息矣少豐子曰禦海寇與山寇不同故禦山寇利用  
攻禦海寇利用守攻貴神速守貴招降是以憲臣廣  
投檄文以誘其從將臣勤加巡望以嚴其備則海寇  
得生而居民無擾也沂陽子曰禦寇無難在得人在  
據險在利器在足餉在令嚴夫統率統綺士卒疋羸

人匪得也南藍田以及興福東龍王以膺琴臺北武  
場以至楊村疎而且曠險弗據也戈矛幹脆而鐵綉  
甲胄線穿而紙糊器不利也歲久不支包侵為弊枵  
腹稱貸妻子啼飢餉不足也守而敵者無功退而逃  
者不罪令匪嚴也必總戎者身先行伍內守者勤加  
策應伏兵以絕汲道竄遠居民則徒之入城此保海  
鹽一隅之策若欲海寇悉平必須憲臣奏請沿海凡  
泊船處所多設市舶司有貨稅貨無貨稅舡舡出地  
方給以票証人皆好生而嗜利化寇而為善良且因  
以裕國用矣仰厓子曰破海寇其策有三防其源困

其進間其黨也沿海出舡海口查其家註之冊誘其親屬俟寇回論其降以自新不罪又嚴禁不使招引下舡則在海者日減而無增此防之策也海寇食必須米飲必須泉截其掠米汲泉之路可也可泊之處悉立鐵尖撞椿隱于水面礙其來舡可也訶其聚泊束芻灌油桴筏隨之順風縱火可也此困之策也或取重囚許釋其罪持檄往諭能殺大舡寇首來降者賞以爵能殺小舡寇首來降者賞以金登岸對陣投戈自降者不罪或用木牌朱漆書寫順流浮至海舡聚處寇必取視自相猜疑而黨不固矣此間之策也

夫用間者自古長勝之策不特可消海寇而已也

鳳岡趙子黃金謂奇峰楊子春芳曰學賢變化氣質氣質變化甚難奇峯子曰然躁者少容雅者易隨虛者輕諾察者太險詐者多匿怯者能忍躁斯直雅斯親虛斯誕察斯鑿詐斯罔怯斯止非學曷矯哉

霖川陳子鯉易學也與奇峯子論乾坤二象奇峰子曰孔子象乾之剛健以馬象坤之順承以牛文王以龍象乾周公以馬象坤是可見文王之為君也周公之為相也孔子之為師也霖川子曰象者象志乎仰樗虞子志高問曰易詩書禮春秋皆經也惟詩學

學山  
不絕何也奇峯子曰易聖學之淵也強之下學則拂  
書淳世之務也施之末俗則窒禮民情之恒也律之  
君極則淫春秋衰國之事也稽之盛王則陋詩者播  
上下達賢賤齊隱顯觸憂樂通治亂其天地元聲乎  
故三百篇後作者不可勝紀或悼時幽憤或經世嘔  
謨今時人文盛矣觀風者盡亦采之陳治哉  
熙臺劉子炆與奇峯子論夷狄盛衰奇峯子曰夷狄  
盛衰繫中國國治昌明夷狄雖盛亦衰國治微闇夷  
狄雖衰亦盛靖康夷狄其盛之盛乎熙寧夷狄其衰  
之盛乎

中庸五達道有曰朋友之交也仰厓子嘆曰交之義  
大矣哉心字道合之謂交非特朋友君臣父子夫婦  
昆弟皆然是以君臣之交見于唐虞父子之交見于  
文武夫嬪之交見于梁孟昆弟之交見于祥覽吁下  
此亦鮮矣故阿衡之不惠其君非不明也孝己之見  
逐于父非不仁也會稽之妻請去其夫非不貞也薛  
氏之弟有訟其兄非不友也其知心之未字道之未  
合何哉故君子明白以啓發之誠以感動之不見  
人之非不見我之是所以積久而特交也交義合而  
國家之務成矣或謂子之言交信大矣聖人奚獨系

學山  
卷之五  
生號  
之于朋友哉曰朋友人倫之紀綱也系之朋友而四  
倫可推也人特未之察也

仰厓子曰萬物從虛中來故人心本虛虛故靈靈故  
與天地合德今人讀中庸稍知誠之為貴而不知虛  
之為先未有心之不虛而能誠者故虛者物之始也  
誠者物之成也虛者善之入也誠者善之實也

仰厓子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孔子言人  
心素有也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孟子言吾心  
素有也以吾心素有而通人心素有其性一也此萬  
物皆備于我之徵也故朱子曰天下無性外之物

